稱賀類 人物職官附

邑之賢士大夫守令藉以為治也故入其疆詢其俗中有孝弟力田者幾何家彬彬質有其文祭問於鄉邪者誰氏其為賢為烈可封可表以為民型者幾人鄉之顏之用以維風善俗其補吏治不淺矣益山川凝結靈秀之所孕毓賢哲輩出今猶古也徵古鏡今風一勸百司牧者之責也不休顯不隱約篳門圭竇之賢得與鐘鼎並列大書特書名實具載後之君子得覽觀焉 益都縣志

人物乃天地之風氣所萃山川之靈秀所鍾如麒麟鳳凰不世出者也故起家不必科第致身不必公卿南霽雲武夫也華佽負販夫也一統志置諸魏人物中豈非以雲之英風壯志不臧張睢陽佽之孝感致賊相戒不入境直與劉器之張蘊古諸君子德業文章爭烈焉可矣 魏縣志

士不通經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立身蓋性命以之矣得時行道勳伐彌天壤則嘉其有宦

成之業或當涌水名辱邪黨而志不奪如漢京房宋晁說之或居官不偶橫經敷教不失學士本色如宋晁端禀又或顧問帝庭敎授王家生極尊顯死且思之如北魏董徵明之胡璿諸賢彬彬魚雅代不乏人沉酣六經固自有不朽者在也志經術 清豐志

○孟子稱一鄉之善極而善友天下尚論古人然則一鄉之士固天下萬世之士歟天下萬世一鄉之所推也一鄉稱善斯無往而不善矣故居乎重之慶雲面岱宗跨渤海九河故道映帶左右清淑秀灝之氣鍾爲俊彥代不乏人第以邑志散泆湮沒無考茲搜傳記得數人焉崇功令名照耀宇內豈直一鄉之士耶 慶雲縣志

○延慶雖邊地然山川降靈鍾毓賢才若顯而有益於世隱而不爽其德者代不乏人雖僑寓之賢亦皆燁燁乎有聲今就名節之掀揭行誼之殊特功業詞章之超卓者特書之庶其有聞風而興起者斯於世教不爲無補 延慶州志

○受絲而藏之閣山巨源也○受魚而餒之門傅昭也○受魚而懸之室羊續也○受瓜而置于梁蘇瓊也○受潤筆物而藏之梁王安石也○夫禮有辭受取矯而好名數子之謂也○

○為母作驢鳴戴良也○為韓侂胄作犬吠趙師羼也○為父嘗糞庾黔婁也○為魏元忠嘗便溺郭弘霸也○流芳遺臭毫釐千里○

○戴良母王仲宣好驢鳴宋范廷召最不喜驢鳴聞必殺之人情不同如此○

○庾杲之食惟三韭○或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李崇食惟二韭○人曰李令公食常十八種○庾○貧○而○清○李○富○而○鄙○

○顧璘為楚撫時江陵張居正尚為儒童○璘因親客携有居正詩○覽遇大奇之○曰此異人也○不可不物色之○翌日即巡荊州詢庠士無有識者一生與張同巷遂道其履歷○顧命之至○乃以一偶句令對之○曰玉帝行師雷鼓電旗雲作隊○雨箭風刀○

張應曰嫦娥織錦星經宿緯月為梭天機地軸顧大喜即解所繫金束帶贈之曰予他日必為首輔吾帶不足贈予聊以當玉表老夫一時相與之情耳

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歆罷熙豐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于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無我斯能處人

一指塞聰罔聆鐘鼓纖塵眯目弗睹嵩丘是以虛懷者足與計事多蔽者難與宣猷

方圓妍醜鏡不以其故損明長短濶狹繩不以其故損直是以尹五就而弗拘惠三黜而自得

難當窘迫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喧嚣說仙

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後知緘嘿之體重

○才人經世能人敗世曉人逢世名人垂世高人出世達人玩世寡為隨世之庸愚無為欺世之豪傑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之輩故讒之路難塞

○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風塵埃無物色之真茵乎國聲價之地

○習俗以假遇假真心相索對面輒移語言訛以傳訛實論相參則是非爭起

○落落者難合一合便不可分欣欣者易親乍親忽然成怨故君子之處世也寧風霜自挾勿魚鳥親人

戴洪正每得客友書于編簡焚香告祖考謂之金蘭譜

尚德主人贊　　袁中郎

丰姿秀美頭額魁奇怡然而笑宛然而腴是之者曰肖盡尚德主人矣余獨曰不然余與尚德主人處幾年矣極知胞襟瀟灑志業誠實其與人也有禮其持已也無失及今年來被風雅披拂轉無盡時然則余終不能盡尚德主人萬一而謂此足以盡之不嘗覿面而千里或者曰特有所肖可也

録粹語

人生百年而志不能以千古無論自失其我也將時之既逝而此生已不可復得矣忠孝本自性成原有與生俱來之學術綱常初非外物必無因人成事之聖賢故雖世有升降而我無升降豪傑之自命原非習俗之可囿寄身天壤而名不列于士林非特自負其身也將與世浮沉而造物亦虛生是人矣日月不殊自昔寧必古人智而今人愚

性情振古如茲寧必前人創而今人述故雖時有盛衰而我無盛衰豪傑之挺生並非氣運之可拘然則有待而興豪傑亦凡民也無待而興凡民即豪傑也以有待而興之凡民忽以為無待而興之豪傑何必凡民之非豪傑而豪傑之即非文王也人將為民乎將為士乎將為豪傑乎將為凡民乎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辨之者

○能不為境累者其守為獨隆矣蓋富貴貧賤威武此人之最易累者也乃其不淫不移不屈有然謂非其性之獨隆者何且生人之始甚樂也無端而有榮辱勢利之途委靡者終其身矣士雖有高世之志過人之才而一當其際恒慹然而無以自解嗚呼士風幾何而不下哉嘗思一人焉任人世可喜可戚之遇而不足為我損亦不足為我益卒非天下任運者所可幾則其天定矣

○夫俗情陋習可以測恒人不可以測聞人賢者賢者且不可而況進而上焉者乎公早

嵗閱道滄桑以来閲世通士変甚稔其於弁沉顕晦人我是非之故瞭若列眉道愈隆
則識愈卓矚之既真則憂之愈濬勇決之願随觸而發度越尋常萬萬無足詫也
豫謙薄于范中行而忠于智裴矩佞于隋而直于唐不從一而死能從一而終醜以殉
蓋何忝乎　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實欲顕旌致身以光於世
近時有一種遨遊候門者粗通吟咏少嫺筆墨即自稱工緻輙效清客行事或手書扇
軸或利刷詩稿以為干謁贄拜之資冀得人憐其間交接固有延禮厚贈者亦有踞慢
褻視者然既事詩書自有局面何復以奔走曳裾乞人憐乎　驚款走匿
某某皆用世才而掛於法綱沉究不濟放達自廢胞中磊塊借此散之歌以當泣君子
傷焉　性好迭宕不耆縉紳竟以此浮沈数年無一大遇　無縁致意
少年豪邁財椎一鄉遇心惬目適雖買一笑擲钱百萬不靳　倜儻不覊

亦由天性疎狂情不能制風流浪宕未足為玷 動捷過人 少美風儀

才高氣雄藐視一世而拓落不羈弗修邊幅每遇花酒會心處輙忘形骸

丰姿韶秀早有隽譽 紅拂妓曰司空屍居餘氣不足畏也 最能為詩標韻清卓

意緒充盈氣勢完固 是一虬髯老吏骨貌昂藏睥光射人 恍暢異于常日

春光澹蕩鶯花可人景物如此疇獨無念 大為淮陰漂絮之報 水中擊絮曰漂漂絮即指漂母

絕意榮膴 從計目前榮悴而不計久遠者獨何心哉 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少負才名孤貞靜默所與游皆當時名士雖舉進士而蓽門圭竇室惟四壁

予以某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 途遭濡首之危 濡首溺水也易既濟卦曰濡其首

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荊人遙青松落色當今之世而欲求平交非賣則擠矣 論交

嘅自紫荊伐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連枝者誰歟 論兄弟

人物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出左傳

○司馬温公曰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無不至矣

○家語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無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君子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

○孔鮒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東方曼倩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陰而輟其廣君子不為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家語曰人者五行之秀

○說文曰人字縱而立象形也加一畫為大配天地也再加一畫為天見人所以承天而為萬物首也

文子曰天地既形分為陰陽精氣為人煩氣為物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定以清地靜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禀於地也故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淮南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膽主口肺主鼻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亦人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

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生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韓昌黎曰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

○邵子曰天地二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也故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聖人盡性則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之三才

○張子曰動物得天氣故動植物得地氣故靜在人則血脉為天形骸為地性有好動好靜者亦然此則動之中亦自有動靜也動物有時而靜植物不能自動陽能兼陰陰不能兼陽也○惟人能兼陰陽故動符天靜符地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矣

○程篁墩曰予聞夫天地人之所以成乎天健也而後成其高明地順也而後成其博厚人禀健順之氣以成形具健順之理以成性者也然其所以無愧於成人之名而參乎天地者踐形而盡性者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

○楊循吉曰山水秀淑之氣聚而賢人生焉然則人之不能無資乎地信矣及其生也而地更因以借

名於世則地又不能無資乎人焉夫以秦楚之大而不敢興鄒魯並者何也聖人嘗生焉耳然自先王之道不傳而後世之士其學不醇故雖有良材粹質不能至乎聖賢者由其力之不充故也天地之氣與古不殊則未嘗不生人也然偉傑之士出於後世亦鮮能以德之所近者自立而庶幾乎三代君子之一節者固多有焉之人也天下以其難得而僅見故貴之其尤貴者雖其履蹈經過之地至於窮鄉僻野深山寒谷無不假借以為光況其所生之邑乎蓋大川喬嶽在乎天下其形與天地日月同為久遠而不遷者則以其洪鉅也而人也不過七尺之軀耳及其名後留世則有與洪鉅配者焉是以君子必務立名名之大者聞於天下小者亦足以聞於一鄉若蚩蚩無聞而與草木同腐者斯君子恥之矣

楊守君謙成化甲辰進士
吳人禮部主事

○章丘令董復亨曰古語云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而俗乃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於是矜智鬥時終不餘力而讓孰有未設取乎不得為然謠令千里誦義如古仁人君子之行乎哉太史公

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夫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彼富好行德貧不恰金傾貲而散得賜而歸揮鋤而

不顧披裘而不取此其中亦有所殉非苟而已也故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士義而聲華

附之余觀邑中諸義士不甚近乎以視夫持籌守錢之輩焦焉沒耳 論財義

○循陔之辭脫膝無計孝義遂如晨星豈今蔑天性哉漢魏舉孝廉方正故內行醇備

者響應王君孝表烈墓文侯義式閭廬詎不兩高歟今世既難閔范而割股廬墓與

焚券倒囊者又同詆為過激將地草怏秀天醫書方者獨非割股號墓之人乎安見排難

解紛非氣節耶且置嗌臂下石輩於何地乎嗟嗟毛義豈喜捧檄太史寧羞貧賤吾

將以天下不孝義者為餌故寧儉勿奢願重見漢官儀也 清豊志

循陔 朱子曰南陔笙詩也有声無辭○束皙補亡詩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厥草油

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饈注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

長養萬物此以戒

養故取之為名

○處天下難處之事然後知丈夫之智成天下難成之功然後知丈夫之賢是故百里奚去虞而人不以為失節相秦而人莫與為比肩也

○先生生平簡靜而恬澹凡事清執不撓通籍三十載從不為人請託居官能儉布衣糲食始終不改尤諳練國家典故非世儒竊奇闕異徒貌虛聲者可比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劉邵曰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胆力過人謂之雄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則說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胆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以何物為鉤線曰風以浪逸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又問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李克號貞圖先生嘗餌菊术經旬不語人問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王次公曰鉤在地酬諾囊清不賣文何能向如許人作涸鮒也

洪五明復程虞卿曰秦汝元出手教知見有故人想故人囊橐空四海筆破千愁絕無他狀惟不作驕語不吐酸氣不效窮兒態耳

洪五明與友曰弟生平愛讀古今書以壯膽識愛世間佳山水以暢幽襟愛與友圍棋作小戰場見野人有擔當不敢作尋常觀圖千秋大事業不敢作目前局

方遜志曰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

○屠赤水與尤居超曰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砥針說頭臨安意
聽之鉛槧文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霰耳

○葛洪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難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
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聞矣

○賢行傳論曰邢干瑕隅而靈秀所蘊固自有名世間人後先繼起漢魏而下代不乏人或獨
行偏節未得中道然而敎崇人倫其風化有足尚焉稍綜其事亦歷歷可數余因慕古燕趙士
多慷慨高義庶幾復有如擊筑完璧者旦暮遇之吾願爲之執鞭也 出廣平縣志

○又曰禹門顏巷易地皆然諸君子懿行表表昭著國史矣獨其步繩趨矩側家式閭
里出而尊主庇民入而範鄉化俗是則斯土之所當法也可使之闇沕無聞歟昔人謂愛禮
則存羊百世而下有絃歌俎豆其人者此傳蓋餼羊云

人才論曰先漢之盛人才經術多出於東方至於歷下山陽聊攝青州之間彬彬多儒臣矣而郡境無聞隋書云登萊人椎魯少文無亦樸茂自安而未顯于京國歟自劉太尉即劉寵以下著史冊者乃不絶人洪武永樂而降或以耆艾魁壘正色立朝或以武略壯猷立功邊徼或歷官百執而清白傳家或誦法衡門而姱脩見世以至一節之賢獨行之士皆可以式當世而重鄉閭者以稱山左之人物亦何讓于鄒魯哉

出登州府志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礼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呉僧能改齋漫録云居士之號始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説林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矞華隱居不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云然則居士云者處士之類是也

出陶宗儀輟耕録

世家之稱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可作阿家翁

世之鄙人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家諸子皆奴材也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按考工記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職

則髮膸之膸。正當用此字。

大名府人物列傳序

在昔賢哲曷嘗不漸摩於先進乎故曰絳白殊色以染則化螟蜾爾類以祝則似甚矣觀法教誨相長也且昔子賤師仲尼仲尼顧嘆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史遷惜由光於是傳伯夷亦曰吾得考信于六藝由其觀之鄉先生有德業者可無傳哉可無傳哉況郡為古魏號中土其氣渾厚所産多稚樸儒人有及門洙泗為儒賢及（首）後名世者出與絕塵不反者時稱焉余錄遺文論其行事慨然想見之嗟乎流風感人者不虛也今第列之篇籍亦庶免疏闕云爾

子貢蘧伯玉甯武子孔文子與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之劉昆俱係大名郡人名賢尚多茲不具贅

明知天下古今之大也我則毫毛耳畢竟思以自見雖轗軻寂落于當世而其志不苟棄如某人之錚錚者又幾何耶

夫靈稟存乎氣清脩存乎人故才以地產地以才勝平谷雖彈丸之區而鍾靈毓秀代有其人然鴻名駿烈垂光發粹者亦可歷指其實也故志人物 平谷縣志

陳眉公答王荊石相公云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故散聞家塾聚里中三四生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產在此

善論人者先勘心事然後論行事要知古聖賢求忠臣孝子之善心斯真人品不以跡蒙偽人品不以事襲

古心樸貌不與時俯仰又不峻其氣宇所談者率於平淡可及然可及中每見其不可及是為異耳

富貴不能　三句

求無愧於大丈夫者而歷觀其不為物淆者焉夫富貴貧賤威武間止所以現大丈夫也而能不淫不移不屈則過儀衍遠矣且夫身世之交亦甚不可測矣苟當順逆常變之境不能以其身輕重當世而徒為當世所重輕此其人縱功業顯赫為流俗之所驚道而君子終有所不敢謂其意外之遭逢有以易其生平之所守也吾意中所甚慕之人而不若是已居立行而至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固已道所之存恃乎理不恃乎境也理足而境無以加乎其外抑道之存因乎性不因乎物也性足而物亦無以損乎其中是故人之所遇至不一也富貴貧賤威武盡之矣人之所歷至難持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尚為而能者鮮也雖然富

貴豈能淫人哉以我淫之者也惟本一道與富貴與遇而寬然以自處故一任乎富貴之來而自如其性分之素豐腴視為固然榮寵歸于淡定独是人莫不有富貴之一途若而人則身入乎富貴之中而心出乎富貴之外是不惟富貴不能淫我而且為我用矣安往而不可富貴乎以視慕富貴挾欺世之術誇示王侯之廷而心不可問者其度量相越何如也貧賤豈能移人哉以我移之者也惟本一道與貧賤相遇而確然以自守故一任乎貧賤之來而獨得其在中之樂阨窮委之時命遺佚聽之氣數独是人莫不有貧賤之一途若而人則遇極乎貧賤之變而守貞乎貧賤之常是不惟貧賤不能移我而且足成我矣安往而不可貧賤乎以視惡貧賤盡棄媚之態取容居公之側而節因以變者其品誼相懸何如也威武豈能

屈人哉以我屈之者也惟本一道與威武相遇而挺然以自立故一任乎
威武之來而常存此鎮定之體生死在所勿計利害在所皆忘獨是人莫
不有威武之一途若而人則躬當夫威武之加而氣伸于威武之上是不
惟威武不能屈我而且足見我矣何自而知有威武乎以視畏威武足將
前而趦趄口欲言而囁嚅而志隨大抑者其性分相殊何如也吾所謂大
丈夫者在此不在彼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
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
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
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
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
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
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

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文公以師道自任故語皆愷切 月峰先生

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為此以倡赤幟 鹿門先生

道在即師在剝盡老生常儒面目 盧元昌

釋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小遊京師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居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

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世之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耶雖然惟儼傲乎退偃于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此亦是列傳體亦借曼卿為客　月峯先生

此篇看他以客形主處亦自遠識及多轉調　鹿門先生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不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
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
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
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顛崖崛峍江濤
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寫惟儼寫出一段介然有節操處寫秘演寫出一段頹宕不得志光景
却俱借曼卿襯說吾不圖天壤間有如此文 盧元昌謹識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

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礼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遺愈為之序云

此篇純是叙事體其議論都借他人口中說出氣格絶奇　月峰先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數

日乃出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
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
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騎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
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覧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因田生以寧親歸故叙及祖功映襯處以為巧妙盧元昌謹識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
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
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
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無所不獲施於
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
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
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

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職官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不足以辦天下之事

○胡五峯曰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君子之遊世也以德故不患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爲 ○又曰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 ○又曰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彝乘利勢行彝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焉

○太公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司馬相如曰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陳亮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于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 宋文

唐庚曰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舟遇險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撓鑿遇戰鬭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凶頑賊寇干紀亂治而皋陶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

章丘志曰國家張官置師直為民耳譬如一邑有民有士令猶父母丞簿尉猶從父兄民猶子

弟士循子弟中之俊秀而論訓則人家黨塾先生也官不義民師不課士親師其謂何邑故有令一丞一簿一尉一諭一訓二相提而理野無悽惋之狀家有絃誦之聲斯不亦一邑三代哉

○清豐志曰長吏應宿出宰不惟治民亦樹之鵠上蔡以經明蜚聲武子以立學表異故鸞集雉馴賁官而師矣今廣文既有專司而郎復司分之則毋視民者未必予視士也唐置博士授生徒乃多寒門鄙儒木舌幾于失響清寧列西京者不乏緇衣而諸博士亦腹笥便便宛矣孝先固而相成矣余合官師而同譜也良不無意志官師 ○漢耿弇弟耿國為上蔡令

○廣平志曰按漢置文學師經學師九經十三經各有師又分置五經博士唐郡縣各置一學師教授增廣生宋置主學學正學錄直學學諭長諭教諭歷官不同皆不可考我明興於各郡邑設有專師俱置選科貢不雜他途重文事也

○士君子秉時命而起以行其所欲為而罄其所得為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尤不可遘也其間有

以循良著者有以廉能著者有以文治功績著者區別品分互見其類字眥之途不一而服教
畏神則一焉前事之不忘後事師之矣雖然大法小廉尤有其本之本者在
○崔後渠曰深文練法苛吏也飾外修譽偽吏也逢顏逆向佞吏也巧徵竊取貪吏也皆世
所尚也文是雖張李之和卓茂之真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堪之清皆不免於毀矣噫此
殆公有激之言若詆燕石為玉者有矣而以素為蒼則未也君子則貞信而已矣
○海剛峯曰士大夫立朝須要有招不來麾不去一段意思若今柄臣勢家得而牢籠之與
患得患失鄙夫何異 ○安攘偉猷以輕裘緩帶出之
○戶部侍郎誥曰戶部掌天下土田生齒之籍金穀財賦會計調度經費之務至繁至勞居卿
佐者自非通敏端慎之士曷克稱職
○制曰東南財賦主在民膏非時茂明豈堪掄寄爾戶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馬呈書性

資篤雅操守端廉四領邑符再還郡貳政多遺愛民有去思肆薦牘之屢騰乃度支之顯陟而初猷不替經政有裨朕甚嘉之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夙歷郡邑素諳民情能移公恕之心為綜覈之政持廉勤之節為出納之司庶于足國裕民兩有賴也爾其慎圖副予厚望

誥命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制曰晉錫康侯王國倚隆于專閫師貞長子戎樞式武乎撫軍張皇中五大之權董正重七兵之寄宜隆爵賞以表鴻儀咨爾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吳甡識充其器才裕於誠肇績輶軒選持繡斧糾繩無避接部有聲晉司西寺之平爰擐北門之鑰用能建威布信杜釁伐謀朕心嘉爾殊勳俾盡護藩垣之節瞻茲內地乃召司南北之軍而爾益勵竭忠猷討練軍實鼓鼙作氣醪纊布恩厥績懋焉茲用覃恩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敕命夫三營之設以備六師累朝以來用張

九伐自養之而不用致實去而空名尺籍伍符既坐糜手漕餉飛書走檄乃動費夫徵求頃渙恩綸用飭邊吏嚴以虐謫之罰開其首告之門惟厥本根實關視儆爾尚精求遠畫務底實功式資斧鉞之嚴用改旌旗之色欽哉

誥命兵部左侍郎制曰朕惟兵部侍郎即古夏官少司馬之職所以佐尚書掌兵籍總戎政董六師平邦國者也茲惟慎選必得端謹通敏之士始克稱焉茲爾兵部左侍郎馬顯發身賢科給事廷陛進司鹺政茂著聲猷迨長屏藩益彰清慎爰陞今職勞效良多顧操履之勿渝宜旌勸之有待茲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以示褒榮爾宜益竭忠誠愈殫才力期無孤于委任庶永保于尊名

制曰兵部古司馬之任掌邦政以佐王國總章六師主持九伐其屬有四所以典選授辨地域與夫駕乘庫兵之務各有專責厥任匪輕然兵戎之事鎮戍之政則職方

獨理之任為尤重必得其人乃稱任使

兵部武選司主事敕曰司馬佐邦政之權兵戎是繫主事佐郎官之任職任攸同故才必行之俱優庶幾委畀之不負茲惟慎選務在得人

工部郎中敕曰卿分六職惟工部為特繁屬列四司在正郎為甚重必才能之兼茂斯名績為有成匪任簡求疇堪任委

給事敕曰國家董齊庶政分建六科名應部曹實預盈廷之議職專糾劾亦均治事之勞國體是關公論攸託匪並才行曷勝簡求

敕曰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所以評奏述詳命令審復是非敷正違失其任可謂至要必得其人始克稱焉爾禮科給事中馬子聰發迹賢科擢官近侍歷年滋久茂著公勤是用進爾徵仕郎錫之敕命以為爾榮夫居近侍者貴達大體而畧細

故扶正道而進嘉謨爾尚益秉公勤懋修厥職以稱任用之意欽哉

御史敕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風紀舉憲綱揚清激濁以弼成國家之治也非得慮慎剛明之士曷克稱焉

制曰國家置御史以察庶寮糾愆繩違董肅中外蓋法從之清秩耳目之要司也當茲大慶褒嘉顧可後哉爾湖廣道監察御史王世揚才猷敏達器度端凝蔚起制科典司專勤聲華茂著特簡憲臺風裁顯于激揚忠謀徵于獻納紀綱之任允無忝焉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誥命爾氣薄風霆心攄忠赤無負朕圖治之懷

行人敕曰朕觀四牡皇華之詩先王於使臣所以慰藉之者甚厚也斯國有大慶霈澤惟均可無恩綸以昭眷渥爾行人司行人王世揚才諝敏明器懷端亮蜚英廷對筮仕使垣而將命克勤操守彌恪可謂不忝厥官者茲用授爾階修職郎錫之敕

命夫奉使之職匪特以馳驅為靡及而已所以宣上德達下情者咸於爾是賴焉尚勉旃

諮詢有以稱朕朕且陟汝欽哉

鳴贊敕曰鴻臚寺之設所以典司禮儀卿佐之選固慎而居儐贊之職者亦不輕畀

順天府丞制曰京師衆大之居四方攸萃府僚彈壓之職庶政惟均顧惟任重而責艱

務在得人而登用匪薫望實胥勝簡求

兵馬司指揮敕曰京師天下之都會故置官察視巡邏所以摧奸宄而佐善良也

巡撫都御史制曰蓋書命畢公特重保釐之寄詩歌方叔丕章顯允之謨乃克兼此二

勳詎可靳夫三錫爾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世揚

端貞亮節倜儻殊才譽自擢儁明廷蜚聲使署蘭臺抗節肅官紀於霜稜

棘寺持平洗民冤於雷燭丕協巖廊之望遂承節鉞之頒而爾益矢孤忠勤輸妙

寧懷民畏吏布膏雨于雲中簡將蒐兵淨煙塵於塞上尉保方賴以推席國家
寔倚為干城朕已即擢爾副都御史而所司猶以舊閱來聞茲用授爾階中憲大夫
錫之誥命夫嚴難折衝要以民和為本務儲材招士時乃廟勝之先圖邊塞雖已稱
安帷幄豈宜忘備爾尚益張皇威武常使破膽於鷙韓保固封疆無負狥民子
借寇欽哉

制曰朕撫蒞河山顧懷塞徼銷萌禦侮特隆鎖鑰之司酬勣旌賢爰慎鼓鐘之享膚功
允奏譽命游加爾原任巡撫宣府 全銜 副都御史王世揚才猷敏練器宇端凝擢儁明
庭蜚聲使節晉柏臺而執法臼簡凌霜陟棘寺以平刑冊書浥露雅負登壇之望遂
膺仗鉞之權而爾能畢慮疆埸宣忠將士綢繆左顧豫茇禁嚴難之猷儆戒北門勤
保境息民之略厚儲蓄而奇贏有備飭烽燧而部伍無譁大張三捷之威者定萬全

全之策閩臣秦鏷嘉慰朕懷特晉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上谷屬神京肩背
允藉長材中臺繫朝著羽儀左資鉅望爾尚益堅素節彌殫忠猷振國紀務自
上持乃稱澄清之任肅官常必由身始無忘表率之模欽哉
布政制曰布政使司古方伯之任環數千里之地其生民之休戚政理之得失皆係焉必得其
人庶幾興理爾朝議大夫湖廣等處布政使司左參議郝璘發身上庠給事廷陛暨為
方岳之佐廉慎恭勤克舉其職茲特錫之誥命以示寵褒朕方明賞勸以正庶官爾
其益堅所守滋懋乃績以副朕任使之意欽哉
同知制曰朕惟三代之隆建邦樹長受其版章而世守之今之守丞古諸侯也而或起家名
胄趾美先猷庶幾世臣之餘烈朕甚嘉之爾浙江紹興府同知馬復淳八葉簪珪一
經亏治猷身楓陛賦政花封郡嶧之臣誦絃載響爰褒異等晉貳大邦維越為明

禹之舊服去思居愛蔚有令聞茲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先王於其臣既膺
敏矣又諗之曰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厚之至也朕明試爾以郎縣爾業有庸尚勤思
乃先世之緒日祗慎哉 按馬復濮係恩蔭出身

知縣敕曰郎縣親民之政每詢于按部之間朝廷錫命之榮或出于考績之外故法有
定制而恩有特施凡沾旌異之名必在褒嘉之列

衛經歷敕曰國家建置諸衛既寄以武臣而復以文職佐之蓋欲以協理戎政參贊
謀猷厥任豈不重哉

宦業傳論曰丈夫意氣搏雲霄羈棲百里無論虎嘯狼餐即優游尸素而更脂韋以猶人
則亦蜉蝣腐草等耳百世而下摛管摛詞者行行然誰復為之許可哉登斯傳者雖無俎豆
亦光況榮及俎豆乎彭韶曰國家無負臣下臣下當無負國家願同志者共勉之 出廣平縣志

明魏允中寄渭令鍾羽正曰茂寄風流古今之際言阜魯矣顧皆得之長年積宦習吏事民非一日也足下英妙而理劇繁騰其治行確然為古而不為今此尤難也世學士類崇尚文詞鄙遺世事弟謂不然夫作數十篇藻文何如剖一疑案吟數十首唐詩何如吐一仁言之為益乎足下以文學起齊魯間不刻意于世所崇尚而加惠于其所鄙遺足下殆非流俗中人矣然昔之循吏以其悶悶今之循吏以其赫赫赫赫者與時合悶悶者與道合足下亦既辨於斯而弟復云云蓋燕人而指越人故事也鄙壤之人未效尺寸於左右書幣爛焉先施感愧何可言說因風寄謝聊披所見言無可採伏惟明府矜其愚款之志不宣

宋李之純除戶部侍郎誥曰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爾龍圖閣直學士知滄州事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寵籌之

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熙寧三年登狀元葉祖洽榜進士與蘇軾善從弟李之儀字端叔登熙寧六年狀元余中榜進士

○廉吏傳曰明張茂蘭字德馨號東谷章丘人弘治乙丑進士初任鉅鹿丁外艱服除補任丘令以清廉自誓海内識與不識無不曰清官張茂蘭任丘李閣老寄先生詩云黄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而陳造士上先生詩亦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清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

○劉贄曰為治之道惟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于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考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

○張翰翔與曹吏部云大抵操趙孟之權者能壞人之做官不能壞人之做人僕性

競慕不耐趨權僅以官爵遷之朝耶何至自壞人品卑卑不錄於人類耶

○慶雲志宦蹟論曰士之服官者孰不以宦稱而所謂宦蹟者必其深仁厚澤有洽浹於民心者在也詩咏甘棠史稱召杜由來遠矣茲特於職名着而志之以俟後之傳循良者稽焉

○宋李之純曰朝廷事下六部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二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則止必稟而後決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聞者國論稍爵雍睦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

○魏允中字懋權號崑溟南樂人萬曆丙子解元庚辰進士官考功主事

鍾羽正山東益都人

馮夢龍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屍智用於人猶水行於
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覧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抱愧滋甚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安子哉

趙清獻守清城而挈使以歸胡詮浮海生還而戀黎倩紅顏礙人賢者不免以此
裁士士之能全者少矣

宋韓億性方重累官尚書左丞每見諸路有奏捨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天下太
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
職司二千石柰何以微瑕薄罪錮人於盛世乎

天下無窮労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
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孔子以少正卯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之

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我猶得臣而友之乎我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使一國效之我誰與為君乎命誅之

唐蕭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明皇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為道士此等作用真超越意表與聖賢距詖行之心暗合如使佞佛者盡令出家諂道者即為道士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馮夢龍曰丞相布被車夫重味奢儉殆天性乎然於婦人尤甚匹夫稍有餘貲無

不市服冶飾以媚其內者況王公貴人求發攄其情之所鍾又何惜焉然桀紂而下滅亡相踵金谷以殤木妖荊棘石崇元載具為笑端豪奢又安可為也

昔端木賜為魏信陽宰將行辭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 錄一統志汝寧府名宦內

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

辯含於訥巧隱於拙剛蓄於巽直蘊於謙明養於晦五者藏用之道也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君子以道德輕重人小人以勢利輕重人

為人要在根本上用功夫務博好奇竟成何用

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友朋友

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而臨下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有術者謂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從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蘇軾自潮州赴徵親朋皆絕交道彌鮮于侁往見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固所願也

呂東萊云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講說尋常把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

王陽明先生答方叔賢書凡薦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品評一定便如黑白其間含短録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所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凡謀事貴采衆議而斷之在獨

制一器常經數匠之手而後成國家事奈何獨任己意乎秉鈞者試思之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提學彭雲田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伯棠氏曰夫鸚鵡一飛鳥耳尚感恩而

有故主之思况山川風氣所鍾毓而為萬物之靈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悲夫

劉忠肅公執手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惜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覘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

正獻公呂公著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

韓魏公琦在大名嘗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今大名府郡治署中尚建有晚香堂

獻簡公傅堯俞宋哲宗即位公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竊人之私摘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摘亦作擿

明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〻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張繹曰鄒志完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程明道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循人情使人人譽悦則失公平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薛文清公曰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光明坦白無貳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将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自上心不可有至此六條俱出薛文清公要語外篇

第五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唐太宗問魏徵曰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

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偽

明侍郎董孔昭謝鐸嘗稱之曰董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尚書張悅又稱曰其重如山不依勢以動其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張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

狄梁公仁傑巡撫河南天授二年為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公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臣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唐肅宗為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嘗害鄴侯李泌至是上欲勅諸將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

宋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時寇準居樞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
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
印者是否曰不是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韓魏公琦曰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宜示於外

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
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 出皇明名臣言行録

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
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
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画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堕其術中如房琯為相一琴工

黄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京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不敢誰何文正公范仲淹下車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何從而出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也

陳選曰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　又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

張無垢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惟寛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